



汤青 配图

管杨梅

□马云才

“啊哈！下乡第一天我就管上杨梅了。”

每当和朋友攀谈起农村插队的往事，我的开场白就是这么一句。

“管杨梅有何值得夸耀？”

“难道说管杨梅就不值得夸耀了吗？”

A 当然了，山区不乏鲜果，杏梅、李子、梨头……比比皆是，但杏梅酸涩过了头，李子青皮不中看，梨头固然脆甜，啃多了却接二连三地拉肚子。杨梅却胜出一筹，不仅在于它外观红艳圆润，而且肉汁酸甜适中，假如你有一个好胃口，就是一口气吃光一竹篮杨梅也不碍事。

呵，相思的杨梅！它有着多么惊异的形状、多么可爱的颜色、多么甜美的滋味呀。

其实，每一座山头设立专人看管杨梅是大可不必的。因为我们的村庄三面环山，一面傍海。假如朝北走，是去泗洲头方向的路，就要翻越一座大山；假如朝南走，则是去公社所在地墩岙塘方向的路，也要翻越一座大山。所以外地人的出入一般总是选择坐渡轮直驶蟹钳港，然后才弃船登陆的。总之，外来人很少途经我们的村庄，若要说有人偷摘杨梅是不大可能的事。但大队干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，最终还是分配给了我这么一个肥差——管杨梅。之所以称其“肥差”，乃是因为管杨梅是件轻松的活儿，是大队干部看在知青的面子上属于特殊照顾性质的。说句笑话，我管上了杨梅，还真像齐天大圣官封弼马温一样欣喜不已。

太阳愈来愈火猛了，墨绿色的杨梅树叶散发出一缕缕清新恬淡的芳香，缀满枝头的青幽幽的果实开始转为淡红色，掐一粒放进嘴巴里细嚼，酸涩涩的，舌苔顿时冒起了疙瘩。吃饭时真苦了我，尤其吃咸菜，每咬一口，牙齿酸涩得没法说的。不知是谁发明起用小苏打蘸着半熟杨梅嚼，这一招真灵，我试试，果然酸甜得可以了。

B 转眼间又到了梅子黄熟的雨季，连绵不断的淫雨急急地下，雨珠儿打在密密匝匝的杨梅叶上噼哩啪啦地响，漫山遍野拉起了一层白蒙蒙的雾帷，布谷鸟一声长一声短却叫得人好揪心啊！我穿着湿漉漉的雨衣猴在杨梅树下独守一山杨梅，其纠结的情绪却没来由地跌入了无尽的低谷，于是我只好敞开心扉放歌，以祛除心头无边无际的寂寞。我一般开始唱“小河的水清悠悠，庄稼盖满了沟……”我又唱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唱了一支又一支，凡是会唱的歌我都唱尽了。这么吼唱了一阵，心里积郁的块垒渐渐地舒张了。其实我从小五音不全，嗓音沙哑，厌烦唱歌，而现在这时候我在杨梅林里纵情放歌，纯粹是为了消除心中的郁闷和孤寂，就算是唱给每一座大山听，唱给每一块山崖听，唱给每一朵不知名的野花听……尽管我唱得很差劲，但它们侧耳聆听，反正是不会喝倒彩的吧。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，到一个同学的家里去串门。同学和另一个同学正在对弈，我观棋无聊，竟然放声唱起了时下流行的歌曲——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……”这首歌是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唱的，音调高，气势壮，难度系数大，由我唱了却完全是跑了调了，像是驴叫一样难听。不料隔墙有耳，住在隔壁的有几位姑娘听之后笑得差点儿岔了气。

又是过了几天，满山红熟的杨梅在太阳光的返照下像燃起了冲天的红火。山下涌来了采摘杨梅的村民们，叽叽喳喳的闹嚷之声，不时地惊起路边草窝里的雏鸡忽刺刺乱飞，那场景才够热闹着呢。

而我在山上四处巡游，担任的任务是“管”，而不是“摘”，所以我并不怎样参与他们收摘大军的行列，怕给他们添乱。采摘杨梅的多半是妇女、丫头和半大的牛倌，他们把竹篮子挂在枝丫上，从这一棵杨梅树“嗖”地一声攀援到另一棵杨梅树上，最灵活的猴猴也不过如此了。采摘时尽可以拣最饱满、最乌紫的杨梅往嘴巴里送，因而不时传来相互“检举”声：

“哼！就是你嗑多。”

“我嗑一粒你就嚷了，你还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少说也嗑了一篮子了嘛。”

他们把吃杨梅说成是嗑杨梅，连吃饭喝汤也说成了嗑，就如称屋里的妻子为“内客”，称襁褓中的婴儿为“乌哇头”一样。我初来乍到，不懂此地方言，所以不知其所云。其实上山采摘杨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每人尽可以放开肚量“嗑”的，他们只不过是相互打趣逗笑儿罢了。

C 杨梅，从条条山沟里流淌了出来，涌流到水门汀的晒场上，仿佛荡漾起了殷红殷红的涟漪。闻讯分杨梅的村民扛着箩筐、扁担急急地从家门口赶了出来，这下子可忙坏了打算盘珠的会计和抬秤杆的仓库保管员，他们的脑门上都沁冒出一串串晶亮的汗珠。保管员一边持秤，一边朝拥挤的人群呐喊：“别急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”

亲戚也像蜜蜂一样飞来了，家家设宴，临走，客人担着主人馈赠的杨梅，醉熏熏地走了。主人送客送至家门口，不时叮嘱道：“慢走，慢走，明年杨梅红了再来作客吃杨梅吧。”

还有风尘仆仆赶来的县罐头厂的采购员，他一旦品尝了这么独一无二的优质杨梅，便喜孜孜打下包票：“购定了！多多益善，多多益善！”

何况人呢？连鸟儿也尝到了杨梅的美味了。它们扑扇着羽翼，栖息在杨梅树上，尽挑乌紫杨梅啄，啄得杨梅如美人面上的瘢痕，奇丑可厌。

如果说六月杨梅红，是山村一年一度的节日，那么，大山就是饰满红玛瑙的盛装美人。尽管劳作是这么繁重，尽管生活这么艰辛，但杨梅赐予人的欢乐却是难以言尽的。假如山里人没有这份得天独厚的收获，那生活该多寂寞！

因了这些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我对杨梅的偏爱，纯粹出于杨梅赋予山里人的慷慨奉献。况且，它妖艳中蠢动着的是怎样一种原始的野性活力？

记得那天我刚到了村庄，卸下铺盖卷儿，村里负责知青工作的老张很热心地领我到村外，观瞻层峦叠嶂的山景，他问我：

“管杨梅你可喜欢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喜欢！”

于是，我就像三毛笔下的稻草人站立在山坳、路口，守卫起日趋成熟的杨梅。